

哲学与革命

〔美〕

杜娜叶夫斯卡娅 著
傅小平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新世纪



新世纪



新世纪万有文库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哲学与革命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 著 傅小平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革命/(美)杜娜叶夫斯卡娅著;傅小平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4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65-4

I. 哲… II. ①杜… ②傅…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891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王之江 李忠孝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郑在勇
责 任 校 对	刘 璠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 数	170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9.10 元

第一部分

为什么现在重提
黑格尔

第一章 作为新开端的绝对否定性 ——理念与历史的无休止 运动

否定的辩证法是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这样。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6页)

……由于它〔我们的时代〕使我们触到了自身的限度，所以我说，我们都是形而上学作家。……因为形而上学不是枯燥的关于抽象观念的讨论，不是与经验毫无关系，而是一种生命的努力，是从内部拥抱人类境况的总体。

——萨特

历史以它自己的方式图解严肃的哲学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有今天的时代需要记取的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导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另一方面激发了最富有战斗性的唯物主义者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

义重新研究。列宁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不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是辩证的唯心主义；不是愚蠢的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静止的唯物主义。”^①在我们的时代，有些黑格尔学者热衷于把黑格尔研究变成纯学术问题。他们要清除对黑格尔的“败坏”，首先是针对马克思，然后是针对列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这种倾向与“共产主义者”殊途同归。共产主义者出于自己的理由，希望把黑格尔封闭在本体论的世界之内。不管人们认为黑格尔哲学是无法穿透的封闭本体论，还是把它看作一条开放的大道，借此把人类发展当作总体来观察，并且把辩证法变成“革命的代数学”，问题在于黑格尔本人在进入“纯思想”的王国时并没有丢弃现实。

恰恰相反，在客观历史的推动下，黑格尔哲学以自由原则为基础，因此，“世界精神的逐步展现”总是发现自身不足以实现这一原则，永远不能“消亡”。多样化的各种展现越是消亡，“自我思想的理念”就越是不断地重复出现，特别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在共产主义国家，人们永远不厌其烦地把马克思的“科学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神秘的绝对”分开。黑格尔的绝对永远具有既令人迷恋又令人厌恶的力量。

由于这种既爱又恨的关系，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新笛卡尔主义者，都给“绝对否定”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纱幕。然而，每当深重的危机笼罩世界时，这种既爱又恨的态度就有了根由。例如在大萧条时期，查理·A·彼尔德在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写的条目中强调，不是马克思把革命的解釋“强加”在黑格尔辩证法上；这种辩证法本质上就是“革命的”。再如，在大萧条之前，黑格尔这位十九世纪初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深刻思想家，这位把法国大革命运动转变为辩证方法的理论大师，

在笛卡尔主义盛行的法兰西居然一直几乎无人知晓。但自从大萧条以后,黑格尔在法国变得非常活跃。让·海伯莱特(Jean Hyppolite)认为,1907年在意大利,本内迪特·科罗斯已经想到,应该对黑格尔进行“最后清算”(见“黑格尔哲学中什么已死,什么还活着”),这是很自然的。但人们无法预知的是一个“奇怪的悖论:黑格尔居然会与存在主义思潮联合起来,而后的先驱一向是黑格尔体系的批判者。”^②

毫无疑问,从最初克尔凯郭尔的宗教激情,经过海德格尔本体论的《存在与时间》,到萨特的革命热忱,存在主义一直是对黑格尔“体系”的反叛。然而,在《存在与虚无》之后,经过在抵抗运动中的经验,以及战后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萨特发现有必要对诋毁“绝对”的那些浅薄之见表示义愤:“遗憾的是,至今人们还在说,‘绝对’不是人。”^③面对着绝对,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抵抗运动),存在主义都似乎应该重新考虑马克思在经济方案(废除私有财产)和创造性人类关系之间作出的严格区别。成熟的马克思把这种人类关系表述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④后面我们将要分析,为什么存在主义当时没有能够把握马克思本人关于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的意见。这里我们只需指出,在骚动的六十年代,认为“人是绝对”这句话仅仅是指个体,而不是社会的、历史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够了。存在主义所感到的“匮乏”,实际上主要不是缺乏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而是缺乏与现实的关系。同样,这种匮乏也是美国的新一代革命者的基本特征。“美国人”的经验主义根深蒂固,已成了他们机体的一部分。所以,即使那些希望根除资本主义的人,那些通过把自己在学术领域感受到的异化与马克思的阶级异化理论联系起来,从而意识到自己是革命者的青年,也会把已被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东两割裂开来,把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开端与黑

格尔哲学在绝对理念中达到的最高成就割裂开来。而就在这个时期,时代的成熟,要求一种正面交锋,不仅是与现实正面交锋,而且是与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正面交锋。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易地推翻这样一种观点:黑格尔的绝对,如果不是倒退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上去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亚理士多德的绝对的翻版。哲学王的概念反映的是希腊社会的状况,奴隶承担一切劳动,而知识阶级不劳动,从事所有的哲学活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是一切社会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一般原则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为什么黑格尔与那些始终不曾走出学术领域的希腊哲学家如此不同,为什么黑格尔研究会不断地、多重地、花样翻新地一再重新出现呢?”如果像黑格尔所表述的那样,“任何事物都只有在完全受方法支配时,才被理解,其真理才被知道”^⑥,那么为何不以这个方法来处理黑格尔的绝对呢?为什么不把黑格尔的“绝对”的胶片卷回到它们在《精神现象学》中决定性的第一次亮相的画面,对绝对知识加以检验?为什么不检验一下黑格尔《逻辑学》的逻辑,检验一下它的绝对理念、它在体系顶点《精神哲学》中的“自我解放”呢?

不管黑格尔本人的倾向如何,不管他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思辨的神学,既然绝对否定的发明者声称知识可以创造“奇迹”,那么他怎么可以仅仅因为他的笔恰好在《哲学全书》的最后一页停住,就让永无止境的辩证运动就此休止呢?无论如何,我们所要做的是检验黑格尔哲学,检验它的运动。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这样做,不是为了黑格尔,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一种哲学,来面对我们时代的挑战。使黑格尔成为当代人物的原因;也正是当初马克思重视他的原因:否定的辩证法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正如它适用于黑格尔生活的历史“分娩期”一样。马克思一直不厌其烦地重申,对黑格尔哲学不可以置之不理,因为

它深刻地渗透到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尽管黑格尔本人抱有“奇异的见解”。由于当前全球危机的总体性,我们对理论的需要如饥似渴,黑格尔的绝对方法就变得不可抗拒。即使普通的报刊分析也在寻求“绝对”,例如把我们的时代描述成既是“革命中的革命”的时代,又是“革命中的反革命”的时代。这一事实反映出一种客观驱动力,它要求对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概念进行重新考察。

现在,是到了把黑格尔放在他自己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这个基础就是绝对方法。它应该既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同时又是“坚硬的”,以至于决不会屈服于任何绝对实体。这是因为,它是主体的辩证法,是变易的连续过程,是“绝对否定性”的自我运动、自我激励、自我扬弃(transcendence)的方法。

A.《精神现象学》,或曰意识的经验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分娩期,是一个转变的时期。人的精神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旧秩序和旧的思维方式决裂了。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即黑格尔的“发现的历程”和他的抽象范畴的逻辑,是对人的一种召唤。“让死者去埋葬死者”^⑥,让生者继续前进,却迎接时代的挑战,并“倾听它〔精神〕催策的声音”。^⑦但《逻辑学》没有“感性的具体性”,而整部《精神现象学》却充满现实世界的骚动,新时代到来时的骚动。在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意识与他者之间的斗争中,在“主宰与仆从”或自我意识与其自身的苦惱之间的这种生与死的斗争中,这种骚动是何等的生动!这些“意识的经验”是何等的令人振奋,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绝对的”,不管是个别的还

是普遍的，都吮吮着“世界精神”，因为它的“时代到来了”。所以，读者愿意跟着黑格尔巡览西方哲学 2500 年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从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公元前约 500 年的希腊开始，一直到 1789—1806 年，西方哲学在法国大革命中跃入总体自由为止。当拿破仑骑在马背上进入普鲁士时，黑格尔正好完成他的《精神现象学》。

把现实与精神分开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这不是因为黑格尔把精神强加在现实之上，而是因为精神本身就内在于现实之中。纵观《精神现象学》存在来的 166 年历史，“概念思想的内在运动节奏”^⑧，像符咒一样紧紧抓住了它的批判者和追随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者卡尔·马克思，严厉批判旧唯物主义，因为它不能把握现实性，而让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⑨

《现象学》是一种隐秘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了的批判〔哲学〕；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与“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和市民生活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⑩

一句话，尽管事实上《精神现象学》中人并没有出场，尽管黑格尔把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当作精神的体现来分析，尽管自由和理性都是作为思想的能动性出现的，尽管黑格尔的“奇异的见解”仅仅抓住了“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马克思仍认为他的辩证法揭示了“作为客观运动的扬弃”。马克思把扬弃称为客观的运动，不仅是为了揭示“隐藏”在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斗争背后的东西，即人类的真实历史。马克思还在与狭隘的唯物主义者进行论争。哲学唯物主义者看不到现实中的

自我发展,正如他们看不到意识斗争中的自我发展一样。与狭隘的唯物主义者相反,黑格尔认为运动不是由外在力量推向前进的。这种理解使他把思想的发展看作是与世界历史“并行不悖”的。^①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马克思的批判,是否把异化的各种各样的阶段(主体与客体的异化、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异化、理性与革命的异化、自我疏远的精神的异化,甚至于绝对自身的分化,等等)看作是对劳动及其生产关系的自我发展的“奇异的”洞见;也不在于人们是坚持黑格尔的观点,信赖思想的王国,还是膜拜萨特的“他人”概念,信奉“他人是自我的地狱”。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不仅现象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对应,而且思想以确定的方式塑造了它的经验;以至于此后再无可能把这两个对立面分离为两个不同的王国了。把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方法,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出自于内中。虽然,黑格尔并没有指明各个历史时期,也没有把这些历史时期附会在意识的各个阶段上,但历史始终是黑格尔所有哲学范畴的最深的内核。J. N. 芬德雷写道:“这里[“自我疏远的精神”一节]黑格尔的行文极度晦涩是因为其中存在着掩藏起来的历史框架。”他的话是绝对正确的。^②总而言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捕捉到了事情的真相,捕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根深蒂固的历史内容。黑格尔是在不与个人“经验”相分离的情况下分析普遍性的,所以,异化的任何一个单独阶段都得到了像总体异化一样宏阔的图解。从朱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对“悔悟意识”的宗教关怀,到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技术实在”以及对所谓“苦恼意识的征服”^③的关怀,无数的注解不都依赖于黑格尔的“异化的灵魂”和“苦恼的意识”吗?

同一个运动——作为自我发展连续过程的辩证法,通过矛

盾、异化和双重否定而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反复出现，从感性确定性开始，永无休止地运动，即使在其顶点绝对知识上也不停止。它是人类历史从束缚向自由的发展。它是从法国革命向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发展。它是法国革命的辩证法经黑格尔之手向“绝对方法”的转变。

为了他的“意识经验的科学”^⑩，黑格尔搜集了意识自我发展的大量的丰富内容（以及痛苦）。对这些内容可以作出极其多样的解释，一个眼光敏锐的读者，往往每一次重读同一个段落都会得出不同的解释。但是，分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多样性，惟一的原因是黑格尔在创造他的辩证法时，对至少 2500 年的历史做了最艰苦细致的考察。人类发展的这一艰辛历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并促使这位天才与同时代哲学家们的内省倾向分道扬镳。

把整部《精神现象学》强行地只划分为两个部分，大概不能算什么“错误”。但是，人们真的应该走这样的极端吗？例如，我们可以用“革命之前怎么样”这个标题来涵概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而其余的所有发展阶段，包括精神、宗教和绝对理念，可以冠以“革命之后怎么样”这个标题。这样做法尽管极端的简单化，或者如果您乐意也可以说是庸俗化，但并不违背黑格尔的精神，只要这样做是为了透视黑格尔对发展辩证法的分析，以及对作为自我运动的方法的分析。因为，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中，在历史上还是在社会里，在哲学中还是在文学里，自我发展都是辩证法的总计和实质，是它的灵魂和精神。对于黑格尔来说，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一部“进步和自由意识”^⑪的历史。

纵观整个世界文化史，从“苦恼意识”到“不断自我重复失序状态的飞转之轮”和“自我疏远的精神”，无穷无尽的异化形式，如此深重地饱含着历史内容，如此地富于经验，在哲学上是如此深刻，在这里要对黑格尔的多重发展做哪怕是最简略的概述都

是不可能的。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对绝对知识有所把握就够了。按照“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在绝对知识中，绝对吞噬了现实，只留下单纯的自由概念。而用学术界的学者们的话来说，《精神现象学》证明自身是“一种以过程与方法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形式出现的思辨神学”。^⑩其实，黑格尔哲学范畴的历史性在绝对知识中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更明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绝对否定性这个“结果”是如此强大有力，所以尽管人的眼界是“抽象的”和“疏远”的，但他总是不能摆脱“历史运动”。那么，让我们自己进入这片神圣的理智避难所亲眼看一看吧，这一次不是浮光掠影，而是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黑格尔达到最后一章“绝对知识”时，他达到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一个无穷的生成过程。强调对哲学发展的所有阶段的回顾，目的是把握方法。黑格尔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开始回顾，不仅是因为感性经验与“他者”相关，局部上看是知觉，本质上讲是理解，而且首先是因为他要揭示自我意识与其对象的对立是如何在生活中被扬弃的。基于这样一种想法，黑格尔没有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自我意识”，不管是表现为“主人和奴隶”、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还是“苦恼的意识”。相反，他停下来以便厘清什么是精髓。因为这不仅是第一节的精髓，而且是整个《精神现象学》的精髓，事实上也是他整个“体系”的精髓，尽管此时他关于这个体系连一页也没有写出来。黑格尔说：

对象作为整体是经过中介的结果（三段论）；或者说是普遍性通过规定向个别性的过渡，以及从个别的東西通过扬弃了的个别性或特殊规定向普遍性的过渡。^⑪

这个逻辑结论极为简单，读者可能会因此而意识不到黑格尔在这里引入了尚未写作的《逻辑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些范畴被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三段论，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自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

一个都不能还原为另外一个。黑格尔强调,双重否定在过程反过来时仍然有效。这种双重否定是从抽象(普遍)通过规定(特殊)到具体(个别)的运动的基本特征。一句话,“从个别到普遍的相反过程”^⑧的基本特征也是否定之否定,而不是“综合”。黑格尔在总结中指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情况都是如此,因此,整部《精神现象学》,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以此为基本特征。^⑨把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当作一种自我运动来把握,而不认为它似乎服从于某种静止的三合一形式,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把哲学说成一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运动,是费希特和谢林的观点,而不是黑格尔的观点,但人们常常误认为这种说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表述。这里我们必须稍微多费一点笔墨,说明一下这里提到的三个范畴并不是一种“三分法”^⑩,不是一种综合,不是综合性的认识,而是通过双重否定自我发展的辩证法。不管现象是什么,思想塑造着经验的形式,而这种塑造方式既决定着经验,也决定着“意识必须按对象自身来认识对象的方式”。否定之否定也不是一种“废弃”。肯定的东西包含在否定的东西之中,这种肯定的东西,是通向新开端的途径。这不仅是《逻辑学》的基本特征,也是生活的基本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逻辑学》中的一种运动,是《精神现象学》中的一种运动,是一般辩证法之中的一种运动,因为它是一种历史事实和生活事实。它是一种无休止的运动,是名副其实的继续革命。它是辩证法的命脉。这并不是因为黑格尔把它“强加”在《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之中。这是发展的本质。这是生活的事实。

黑格尔在“把握对象的方法”这几个字下面加了重点,提醒读者记起过去的事情,记起在“理性”的阶段,他曾经批判过以“纯粹自我”为基础的哲学。他指出,“环节”(即自我发展的阶段)先于作为纯粹洞见和启蒙的意识,它与我们的时代更切合。^⑪

启蒙也在这个王国里完成自我疏远,因为异化了的精神在

这个王国中成为自身均衡的宁静意识,而求得自身安全;启蒙扰乱了精神在信仰之居所作的家务安排,因为它把属于此时此刻世界的什物携带了进来。^②

这里的要点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没有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其实只是第一个否定,还必须进行第二个否定。因此,虽然启蒙“搅乱了信仰的居所中的家常安排”,并成功地“引入属于此时此刻世界的物品和装具”,但“纯粹的文化”不能否定“现实与思想的普遍颠倒,它们的完全疏远,一个与另一个疏远”:

人们在这个世界所体验到的是,无论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或者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统统没有真理性;毋宁是,所有这些环节都互相颠倒,一个向另一个嬗变,每个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③

异化的所有其他阶段构成的大道的尽头不是天堂。所需的革命^④永无止境。黑格尔本人在《自然哲学》中对此做了如下表述:

人的精神为了理解和了悟自己,为了占有自己,现在已经改变了它的诸范畴,把自己统一在一个更真实、更深刻、更内在的自身关系之中。一切革命,科学革命与一般历史革命都一样,所能达到的成就都不过如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目标已经达成,新的对立统一已经实现,但异化的每一个阶段的扬弃,包括绝对在内,都以这种经过双重否定的运动为特征。整个“意识经验的科学”,也同样如此,如果说最后“解放”^⑤终于到来,终于有了向自由的投奔,那么这个解放也只能通过内部对立的克服才会到来。每一个新的对立面统一都表明对立是内在的。

对立的克服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发生。虽然这里的行动指的只是思想活动,但实践在这里的确变成了中枢。黑格尔写道,“行

为是概念的单纯统一中的第一个内在分离,又是从这个分离中的复归”。^⑧这看起来似乎是在说,行动只是思想中的行动。正如青年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把思维与主体分开”^⑨,与思维着的人分开。通过这种将观念“非人化”的做法,他创造了一种幻想,以为认识活动可以扬弃异化的世界,而这个异化世界其实只能通过真正的人的行动才能清除。然而,即使是在黑格尔的抽象之内,人们也不能不感受到实存(即时间和实在)的驱策。黑格尔认为,时间和实在是与“精神的最后体现——绝对知识”一体化的。他并且指出,在精神达到对自身的意识的这一阶段之前,科学在时间中和在实在中都不可能出现。事实上,黑格尔始终停留在思想的王国,他把时间理想化为“精神的命运和必然”。同样,时间的直线性是有所作为的。黑格尔本人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绝对知识便忘记感性的感觉:“……没有什么被认识了的东西不是在经验中的,或者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表述为:没有什么被认识了的东西不是被感觉到的真理……”^⑩

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绝对背后的原则是运动,是主体的自我创造,这个原则把它与其他哲学家的“空洞的绝对”区别开来。黑格尔一再地反复重申:

精神自在地就是运动,就是认识的运动,——就是由自在转变为自为,由实体转化为主体,由意识的对象转化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就是说,转变为同时又被扬弃了的对象,或者转变为概念的运动。这种转化过程是一个……圆圈。^⑪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转化过程”简直就是历史。“推动精神关于自身的知识的形式向前展开的过程,就是精神所完成的作为现实历史的工作。”^⑫因此,在接下来的一页上的所有晦暗不清的语句,表面上似乎是讲述从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到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一系列哲学家,其实却是处理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严肃的读者也不会忘记,他这里对“空洞的直觉”攻